

买鞭炮 放鞭炮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 香港亚视报道了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死亡的消息, 不论江××是否已经死亡, 还是尚在苟延残喘, 举国欢庆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 倡议全国民众都买鞭炮、放鞭炮, 庆祝这个恶贯满盈的政治流氓的灭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在嫉妒和权欲的驱使下, 江××和中共邪党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利用电视、报纸、电台等媒体, 疯狂地污蔑教人向善的法轮功, 并且下达邪恶指令, 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这场极其凶残的迫害一直延续到今天, 造成至少 342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而这仅仅是突破中共层层封锁传出来的案例。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 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居无定所, 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和同事受到株连迫害。

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 即使遭受残酷的迫害, 广大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 向民众讲



西班牙法庭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

清法轮功的真相, 法轮功已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受到各界的褒奖和赞誉。而江××及其同伙则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名在多个国家起诉。

江××这个政治流氓已经恶贯满盈, 任何一个生命造下的罪孽, 都不会一死了之。江死后, 除了在人间永远受到民众的唾骂, 在地狱也将永远地痛苦偿还其滔天的罪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欢庆这个凶残无耻的邪恶之徒的灭亡。(文/飞鸣)

【明慧网】我是唐山某县的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 二零零六年, 有缘遇到大法弟子幸运得法修炼, 自修炼后得到大法恩师的净化身体, 不长时间从一个浑身是病的药篓子, 变成一个几年都不曾吃一片儿药的, 浑身有力气的健康人。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屡屡展现。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晚, 我应朋友之邀去外地办事。半夜一点左右, 路经河北兴隆县一个叫蘑菇峪的地方, 这地方全是险峻的盘山道, 路又弯又窄, 路下又是悬崖峭壁。因为是办紧要的事, 朋友心里着急, 开车速度很快, 天又黑, 在一个急转弯处, 方向打得急, 刹车踩得死, 造成车辆打横, 使车急速滑向右边山崖, 直冲山下, 当车头掉下山崖边时, 突然轿车成四十五度角, 两后轮卡在路崖边停住了。

我的朋友始终踩着刹车, 这辆车就象钉子一样定在那里, 车中三人当时大脑一片空白, 瞬间渐渐恢复思维。车灯直射下看见的是深深的谷底, 极度的恐惧过后是强烈的求生欲望, 可被困在车里一动也不敢动, 大气都不敢出, 好象呼吸重一点车就得掉下山崖, 因为当时的情景, 车冲下来的惯力那么大使车停住根本不可能的, 任何假设都不能成立。

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 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

车祸脱险 有如神护

救我们, 当时我就说咱们不要害怕, 不会有事

的, 大家要冷静, 不要乱动。我虽然这样说也不知怎么办, 坐在前面的不能下车, 因为没有落脚的地方, 后面的能下车, 但又不敢下, 怕后面一轻出现不良后果, 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三个人只有我下车相对来讲, 车不会有太大的失衡, 我轻轻打车门, 用脚试探, 寻找落脚地方, 试了几次都踩空了, 这时我真正感到了恐惧, 后来不知怎的我踩到了能落脚的地方, 由于天黑我也不知道脚踩的地方, 能不能承受住我的重量, 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抓住路崖壁上的杂草, 就这样神奇般的爬到路上, 望着深深的谷底, 我的腿开始发抖, 如果是白天能够看的清的情况下, 我是绝对不敢动的。

我下车后赶紧联系救援, 一个多小时后,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一看无从下手, 简直不敢相信此情此景, 连连说: “不可思议! 真不可思议!”。然后又调来了工具和车辆, 救援达三个小时后, 车人安然无恙。在场围观人员无不惊叹: “车上坐的都是些什么人物, 这么命大, 真乃神护也”!

朋友的家属到达现场感慨的说: “这是大法的师父救了你们, 如果不是这样, 你们就没命了”。





迁西城关派出所绑架三位善良老妇

顿饭只能吃半碗玉米面粥。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 这天正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上午, 柴淑珍、赵桂萍、刘华等三位老人正在迁西远大商场附近与人聊天, 一辆载着十来个警察的警车突然呼啸而至, 领头的是迁西县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王英。据说他们是接到了对三位老人恶意举报的电话。刘华见状闪躲到旁边, 警察们将柴淑珍、赵桂萍两位老人团团围住, 却并不甘心: “不对! 应该是三个人! 那个人哪儿去了?” 十多个年轻力壮的警察气势汹汹的将三位老人绑架到了城关派出所。

刘华当天下午回到家中, 家被抄。柴淑珍、赵桂萍后来被绑架到迁西县看守所, 至今已一个多月了, 一直不准与家人见面。

柴淑珍老人的故事

柴淑珍, 迁西县新庄子乡南观村人, 六十多岁, 头发花白, 身材瘦小。从小吃苦受难, 忍饥挨饿, 成年嫁到了东北, 膝下有两女一男。在她中年时, 她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女儿, 却在同一年内先后病逝。遭遇这沉重的打击, 她万念俱灰。在这种情况下, 她皈依了佛教, 每天机械的背经书, 拜遍寺院庙宇, 仍感到无法摆脱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一九九七年, 最初听到对法轮功的介绍时, 她把头摇的拨浪鼓似的不认可。但当她在再三被劝说下看完《转法轮》后, 她哭了一一她找到了“真经”。一切人生的悲苦在伟大的佛法照耀下烟消云散, 人生从此有了阳光。炼功后, 一身的病好了, 精神愉悦, 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她丈夫高兴地说: “她象换了一个人”。千里迢迢, 她找她先前佛教中的“朋友”, 告诉她们: 我找到了真法, 你们都来看看这本书, 都来学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这位善良的老人在从此之后的十多年间, 却历经了多次的被绑架、抄家、洗脑等种种苦难。

二零零零年底, 她因发真相资料被迁西国保大队绑架并抄家, 结果这一关就是一年半。

被关押的第二天, 她被戴上手铐, 和二十多名同修一起, 被恶警象扔东西一样扔到大卡车上游街。然后来到中心广场(这个广场, 就是这次她再次被绑架的栗乡广场)与刑事犯一起在“公审公判大会”上被宣布为拘留。

有一次, 她炼功被值班警察发现, 汇报给所长刘春。刘春派人把她双手背铐在椅子上, 两个刑事犯按着头, 将半碗象石灰一样的不明药物, 插鼻管强行灌下。刘春说: “你们炼功是因为有病, 有病我们就给你灌药。”自那次被灌药以后, 她胃一直不舒服, 每

柴淑珍的丈夫是迁西地毯厂下岗职工, 每月二百元生活费, 靠到乡下收鸡蛋到集上去卖来糊口。一次她丈夫用刚从集上卖鸡蛋赚来的十元钱, 买了两包烟去求值班警察高印松, 要看看妻子。第二天, 高印松刚到看守所, 见她正在炼功, 拿起笞帚劈头盖脸狠命地打, 笞帚打散了, 脱下鞋又一顿狠打, 打得她浑身青紫。

狱警强迫她穿犯人的号服(囚服), 她说自己没犯罪不是犯人, 狱警就不让出去放风, 不让接见。

在她被非法关押期间, 国保警察还以有人举报她丈夫炼功为名, 把她丈夫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二年七、八月间, 在迁西县“六一零”主任龙立华的指挥操控下, 在迁西宾馆举办“洗脑班”, 将在看守所超期关押一年零八个月的包括柴淑珍在内的七名法轮功学员, 实施强制“转化”, 限制人身自由、不让睡觉、灌输邪悟理论、欺骗、恐吓、逼迫放弃信仰。

大约在二零零三、零四年期间, 她回东北婆家, 在当地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绑架, 被迁西国保大队劫持到拘留所十五天。

二零零七年, 她丈夫因一场意外去世。她孤身一人租住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 仍不断遭到街道、派出所的骚扰, 恐吓、监视。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柴淑珍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高凤芝, 在栗乡广场讲真相时被恶党收买的便衣诬陷, 两人遭绑架, 被劫持到迁西县拘留所。

当天下午, 中共警察何连锁、王英等六人到二人的家中抢走部份大法书籍、资料。五天后, 两人被非法劳教二年, 将两人送往开平劳教所。柴淑珍因体检不合格, 被勒索了四百元的体检费后于当晚回到了家中。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四日, 柴淑珍、张桂兰、郭花莲于下午一点左右, 在新集赶集时, 被跟踪而至的迁西国保警察绑架。之后三人的家都被抄。柴淑珍又一次被劫持到迁西县看守所一个月。

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 迁西国保大队和“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人员两次骚扰她。

二零一零年四月六日, 柴淑珍在栗乡广场讲真相被诬告后, 迁西国保将她又送开平劳教, 心跳过速, 警察怕担责任, 又将她拉回来, 并威胁说, 不得跟任何人讲此事。

赵桂萍第二次遭绑架

赵桂萍是第二次遭绑架。上一次是2010年1月23日上午, 赵桂萍讲真相时, 听真相的人是迁西城关派出所的。此人叫来警车将她绑架, 被非法拘留十天。

多次参与绑架、抄家的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王英

此次开着警车带着十几个警察绑架三位善良老妇的是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王英。近年来, 王英多次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他本人也因二零一零年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成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被追查的对象。